

七夕,我在哈拉淖尔

她在那里,哈拉淖尔。

清晨的风是柔和的,清晨的光是可爱的。他们说,我是一个来自远方的流浪者,周身散发着餐风露宿的疲惫气息。

是的,我从远方来,穿过黑夜的尽头,是为了寻找哈拉淖尔而来啊。

这少有人驻足的荒野,是粗犷野性又不乏温柔多情的汉子。想要拜谒远处的哈拉淖尔么?是的,她就在那里,但是,你必须通过她的领地。

我在梦里见过这样的山峰,这样的原野。当你穿越时空的隧道,回到遥远的上古时代,你会看到眼前的一切。通向哈拉淖尔的山谷里,湿地细流潺潺,拥抱淡金色的晨曦。红草地延伸到远处的山脚——向上,两道山脊之间的峡谷里,吐出闪耀着白光的巨大冰舌。四围的群山攒聚在一起,那是一个从远古而来的庞然大物。这怪兽此刻还沉睡在过于宁静的清晨里,它的脊线过于分明,骨节峻峭凸现,披着巨岩的鳞甲,随时会站起来抖动全身的怪石。如果是那样,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灾难片里的情景:飞沙走石,地动山摇,四野咆哮……

还好,它被定格在那里,也许是被施了亿万年的魔法。

露水打湿了我赤裸的双脚,微风掀起长长的麻布裙裾,从松垮的发髻上散落下的碎发挡住我的视线。我极目向远方眺望,是了,她在那里!她在那里!

巍巍祁连,这横亘于甘、青两省之间,在古匈奴语为中被称为“天山”的巨大山系,绵延于河西走廊之南,西接阿尔金山,东至乌鞘岭,南界柴达木盆地和青海湖,跨过近千公里的漫漫征途进入黄河流域。现在,祁连山海拔5800多米的最高峰——团结峰,就挺立在我的面前。它一手挽起疏勒河上游谷地,一手携着哈拉淖尔盆地,傲立于冰雪之中。在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线上,雪峰峻极于天,冰雕玉琢,姿态万千,守护着天女般圣洁的处子——哈拉淖尔。

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我的蒙古朋友用汉语叫她黑湖。他们对她并不陌生,漫不经心地说起她的财富,她的故事,仿佛说起邻家一个平常女子。

披着长发的白云前来与她相会,与峰顶亘古的积雪融为一体。他们相爱着,这是天地之间的会晤,这是仙凡两界的亲吻。我静静地等待着云开雾散,等待着她青色的波浪平静下来,以便聆听她最深沉的呼吸。

我想起这一天是七夕。我想起很多过去了的七夕,我总是奔走在山间田野,去赴自然和美的约会。有时在南国的溪水上漂流,有时在北方的林地里漫游;有时坐在落日之下,听大漠的驼铃悠悠,有时夜宿在蒙古包里,透过天窗寻觅白白的月光。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和这样的人生,尽管我后来发现,无论行走在哪里,人生的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然而,与山野清风的倾心交谈,总是更率性自然吧,与江河湖海的邂逅约见,总是更真诚坦白吧,与高山大川的亲密拥抱,总是更深情难舍吧。总有一种适合的方式,让你汲取自然无比丰厚的滋养,敞开心扉鼓荡心帆,驶向更为宽广辽阔的生命境地。无怪乎诗人主人如是说:

鸟儿总要长大
每一根羽毛里
都暗藏着看不见的皱纹
每一道皱纹深处
都暗藏着无比辽阔的天空
……

她向我展示她所有的珍宝:成群的牦牛散落在她的胸前。岸边的湿地上,漂浮着大把大把的地衣,它让我想起传说中有水藻似长发的妖女。大片的红景天簇拥在一起,紫红色粗犷的叶片无视大地的广袤,执意挤挤挨挨,相互纠缠,窃窃私语。藏雪莲绽开的绿叶随处可见,几朵毛茸茸的雪球昭示着秋季的绚烂和丰饶。盆地原始荒蛮而又生机勃勃,神秘莫测的气息让我始而惊讶,继之沉醉。

同行的友人也不无夸耀和遗憾地说,啊呀,最初来这里的时候,脚下冰雪遍布,湿地水光潋滟,水草无比丰美,雁鸟成群高飞……如今,显见得是一年不如一年了。

我知道那是人类活动频繁,全球气温变暖的结果。即使如此,我依然感到震撼,为这面深藏于祁连山腹地,鲜为人知的高原咸水湖。

我将随身携带的蓝色哈达,轻轻地挽在湖畔的一尊巨石上。愿这美丽宁静、不施粉黛的哈拉淖尔,永远不受世人的搅扰,愿这野性旷达、自然天成的富饶盆地,永远葆有个性的容颜……山地上的芨芨草,在日光中微微摇曳,真茅在风中轻轻颤抖,水草闪耀着水光,湖面上一只鸥鸟盘旋不定,远处的羚羊停住了飞奔的脚步。我知道,它们在谛听我的心语。

说起黄南,我想说说彭措老先生。

有生以来,我只去过黄南两次。一次是途经,从年宝叶什则经甘肃玛曲,取道同仁县城,住宿一晚,沿松巴峡至贵德。我是个超级路盲,如果没有一张地图放在面前,无论如何,我也不能想象这几个地名之间的地理关系。然而那一路真的是极美,碧水丹山,黄河湛蓝,单是那清晨的原野上,浮动在村庄上空的炊烟和薄雾,氤氲出那份天堂般的安然,就足以让我记忆终生。

还有一次,确切地说是十几年前了,我随报社的同事们去黄南采访。工作结束,东道主安排的晚宴上,我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看见彭措先生。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全名,只记得他当时已经退居二线,过去曾在海西州任职,在酒桌上言语不多。而且,当同桌的领导们敬酒时,他说,少喝一点酒,我给你代了吧。

一位长者主动为自己代酒,我只心存感激。

晚餐结束,他邀请几位同事到他家里去坐坐。说是他的家里,其实是他的侄女家。那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年轻人,看到我们,极其热情地招待我们,煮了手抓,摆了酒菜。然后,他们举着酒盘子来到我们面前,敬酒唱歌。

藏族人和蒙族人,说真的,和汉族人大大不同。即使是现在,即使是我们几乎不分彼此,你仍然能够轻易分辨出来,哪一个是真正的少数民族。汉族人往往过于拘谨,只有到了酒酣耳热之际,才会红着脸,闭着眼,吼上一曲歌来,然而藏族人和蒙族人,他们豪放的天性不需要酒精的刺激,桌上的酒菜还没上齐,就举起酒杯来载歌载舞,气氛顿时热烈起来,众人也随之很快进入状态。

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,我说,彭措书记,请给我起一个藏族名字吧。

他略一停顿,马上说,梅朵,就梅朵吧。

梅朵,藏语“花儿”之意。后来,我请朋友用藏语在白纸上写下这个名字,那也真像是在白茫茫的雪地上绽放的梅花呢。啊,这个名字我喜欢。我说,那么,以后我就用这个名字做笔名了。

我第一次用梅朵这个名字发表文章,还是在自己单位的杂志上,然而,这第一次就被总编当成了“梅卓”,他说,这一期上发的梅卓女士的《祁连,我看看你静静离去》写得多好。我没有做声,然后,我告诉我的藏族朋友,说,我有了一个新的藏族笔名,我用这个新的笔名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,是写给你的,请你看看吧。

从那以后,我便拥有了一个藏族名

一别一生,一生同行

字,到今天,几乎所有熟悉的朋友都会这样叫我:梅朵。他们常常问:你是藏族么?哦,我是河南的藏族。我说。心情好的时候,我会给他们讲述这个名字的由来,然而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彭措先生。

某一年的中秋节,我走在洛阳的大街上,忽然收到一条朋友的短信,对方神秘兮兮地说:中秋月圆之夜,占卜最为灵验。请将你的生辰八字告知于我,待贫道卜得一卦。我便打电话问母亲我的出生时辰,然后,这位朋友回信,言我五行多金缺木,并断言说,你这梅朵一名,恰恰补了所缺的木,又与你的本名如此呼应,定为高人所赐。你且注意,平日身上宜佩戴木、玉之饰,更宜养狗以壮犬威。

哈哈,我说,不怕,我有刘小乖呀。刘小乖?何许人也?竟有如此神通?他问。

是我养的小狗呀。瞧,一切多么圆满。

直到2013年夏天,我随一个剧组到海西州去拍纪录片。途经天峻草原的时候,我再次被人问及这个话题,便在车上讲述了这个故事。车上一位当地朋友指着公路右侧,茫茫草原上的一座房子说:那里就是彭措书记的家。

真的?我大吃一惊。他居然住在这里?那么,回来的时候,我们去看看吧。他一定不记得我了,我只见过他一面。可是我们两手空空。我语无伦次

地说。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,也许去了西宁。朋友说。

我掏出手机,给很久不曾联系、过去的同事打电话,询问,请他们代查彭措先生的电话。然而,没有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。就这样,我为一次想象中的见面心潮澎湃之后,很快便又断了见面的念头。我不能浪费剧组宝贵的拍摄时间。

天峻草原真美。落日的余晖洒落在无边的原野上,点亮了弯弯曲曲的溪流,点亮了缓缓移动的羊群。西边的山头上,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,一对马儿在天际相亲相爱,追逐嬉戏。摄像机记录着这短暂的瞬间。我坐在草滩上,望着天边最早出现的黄昏星,为这个十多年来突然出现、且不能遏制的念头激动着。

彭措先生,你在哪里?

我常常想,或许,他早已忘记了这件事情,这个名字和我这个人。然而,正是这样一个仅仅一面之缘的长者,在冥冥之中,赐予了我一个只有父母才能给予的名字,并伴随我终生,为我遮蔽了人生路上可能会遇见的风雨。前世,我们一定是有某种因缘的吧。

这样的人,一生又能遇见几个呢?

我们常常说,一别,就是一生。这一生,我带着这个名字,走进了属于我的梅林,这里木气森森,梅枝迢迢,这里暗香浮动,梅花朵朵。而我无以回报,只能以此小文,聊表敬谢。

唱一曲《央金玛》

那是2008年的3月,岭南地区细雨霏霏,春水碧绿,烟墩山下蛙鸣阵阵,花香袭人。每天,我都接到来自玉树的消息,告诉我,《圣地玉树》的摄制组今天到了哪里,明天将去何处。



黄河
青年作家作品选

我是这部纪录片的撰稿。

那时,每每放下电话,我便长时间地想象,哦,电话中所说的地方,此刻该是什么模样?青山白头,寒潮凝冰,偶尔会有漫天的雪花飞舞吧。

这一天,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一首歌曲《央金玛》的小样。这首由昂旺文章作词、绍兵作曲的歌旋律深情明快,歌词简洁质朴:

梦里的央金玛美丽的央金玛
你是东山顶上皎洁的月亮
升起在我的心上
歌里的央金玛心里的央金玛
央金玛呀央金玛,花里的央金玛,
央金玛呀央金玛,歌里的央金玛……
央金玛是藏传佛教中的音乐艺术女神,又称妙音女神,神秘莫测而又美丽善良。人们相信,若有人正在吟唱美妙的音乐,那他(她)定是被女神附身并赐予他(她)奇特的力量;一个出色的歌手,在歌唱时也往往声称是央金玛附体而发出美妙乐音。

时隔数年,当我来到位于玉树市上拉秀乡境内的宁吉湖时,这首歌的旋律在我的胸中蓦然升起,迂回盘旋,不绝于耳。海拔4200米、湖面九十多平方公里

的宁吉湖,静静地铺展在我的面前,像天空打开的一面明镜。寒光闪闪的镜面仿佛被精心擦拭过一般,不沾染一丝尘埃。这是央金玛女神的一面神镜,透过清澈深邃的镜面,一尾尾高原裸鲤在湖底游弋,那或许是女神扑闪的长睫,岸边的水草,正是她纷披的长发。湖面上,草丛里、湿地边,成群的斑头雁、鱼鸥、赤麻鸭、大天鹅或比翼双飞,或临水梳妆,或孑然独立,那是女神身边的春之使者。捧一掌心的湖水送到嘴边,呀,难道是女神滴落的泪水——苦涩、咸腥,美丽的央金玛,梦里的央金玛,你为什么忧伤?为什么落泪?

传说,每逢藏历十五夜晚,从湖中便会传来奇妙的乐声,人们认为,这是度母菩萨的圣湖,每年七八月份都会在湖边举行祭祀活动。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央金玛的一面神镜。每当皓月当空,清风徐来,湖底传出的美妙乐声,正是央金玛弹奏出的天上音符。此时若俯瞰碧蓝的湖面,想是能一窥妙音女神明艳动人的绝世姿容呢。

这首《央金玛》因种种原因,最终不为人知,自然更没有传唱开来,但是,它那空灵飘渺的旋律,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,给我带来最纯粹的感动。你听,清脆的环佩声响起,女神的脚步近了:

央金玛呀央金玛,心里的央金玛;
央金玛呀央金玛,歌里的央金玛……